



蜀山劍俠傳 第廿一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地棘天荆陰譴難逃驚惡婦

途窮日暮重傷失計哭佳兒

騙去的那一封信，狗男女便是那寡廉鮮恥，奪夫不成，暗用毒計，主謀害人，生就一付狼心狗肺的賤婢，言還未了，晚秋已接近身側，倏地悄沒聲手起二指，照准歐陽霜腰眼間死穴點去。這一下，對方就是會家，出其不意，如被點中，也必倒地身死無疑，誰知歐陽霜，依舊說他的，好似氣極失神，全未絲毫在意，晚秋方幸手到必倒，就在這念頭電轉之際，猛覺右手二指，如觸堅鐵，哎的一聲微響，立時折斷，方知不好，想要逃跑，已自無及，身材縱起，便覺背上，似着了一把鋼抓，連皮帶肉，一齊抓住，晚秋知道不妙，想要逃跑，已自無及，剛往前一縱，猛覺背脊上，似着了一把鋼鉤，吃歐陽霜隨手抓住，那還掙扎得掉，晚秋近年心寬體胖，比起當年，豐腴得多，自從喪夫矢志，日夜悲恨，寢食不安，鬧得腰圍消瘦，玉肌清減了不少，背上皮膚，本來發鬆，歐陽霜又是成心給他一點苦吃，這一把連衣帶

皮肉，一起抓住，懸空提回，晚秋粉背欲裂，奇痛非常，雖然恥於出聲，還在咬牙強忍，却已疼得星眸波浸珠淚瑩瑩，滿身都是冷汗，情知難免折辱，不願現醜服輸在仇人眼裏，率性把雙目閉緊，一言不發，任憑處治，一面暗想脫身報復之計，歐陽霜知他倔強，必不輸口，冷笑一聲喝道，無恥賤婢。我被你陰謀陷害，幾乎死爲含冤之鬼，本來仇深似海，因我來時，受了恩師點化，知你害人反而害己，似你這等陰毒無恥，已非人類，不值污我寶劍，意欲任你孽滿自斃，今日回家探望子女，無心中與你相遇，念在你成全我一場，本心不過與你打個知道，略爲教訓幾句，誰知你竟敢乘我不備，暗下毒手，又想點我的死穴，想當初你我都是閨中幼女，以我門第身世，那一樣不比你相去天淵，我的品行心地，雖和你有人禽之別，但是人心隔肚皮，誰看得出，況又有你母親爲你作主，蕭黃兩家，乃休戚與共的至親至好，你的才貌又是全村上選，按說極易的事，偏你一個世族千金，還不如我這個身世飄零的孤女，一心想嫁我丈夫，百計千方，把持獻媚，輕狂之態，現於辭色，全沒絲毫顧忌，彷彿我丈夫，成了你的禁戀，我偶然在村人宴集之間，與他無心相遇，雖然一語未交，也得受你好幾天的閑氣，實不相瞞，我和他從小一處長大，就承他斯抬斯敬，沒拿我當下人看待，後

來先父爲主喪命，更是加意愛護，視若骨肉，未始沒有得夫如此，可以無憾之想，但一念到家世寒微，齊大非偶，又有你這廉恥天良一齊喪盡的賤婢在前，妄念立時冰釋，休說像你那麼明說暗點，央媒苦求，不要臉的行爲，沒有分毫，還恐他真個垂青到我，我又不甘身爲人妾，萬一他因父母雙亡，無人主持，任性行事，村人猶未免去世俗之見，因而輕視了他，平日總躲着他，偶然相遇，也以禮自防，比對外人，還要冰冷得多，萬不料他真個情有獨鍾，非我不娶，一任你軟纏苦磨，唆使你母出頭強迫，終無用處，竟在就位村主之時，當衆說出心事，我本來看得他重，感激他的一往情深，以前不作非分之望，原恐於他不利，既有諸位長老先德贊同主持，除你而外，無一異言，便連你母，也說不出再替你拚命爭夫的話，我如不允，豈不是假惺惺作態，這事全是他看你不起，與我有什麼相干，有一次我在月子裏，由鏡中望見你對我發狠，還當眼花，誰知你是真具了深心來的，就算我奪了你的丈夫，害我死也就足以解恨的了，爲什麼要害我死後，還被惡名呢，薄倖人雖是心腸狠些，但他用情，還是專的，他起初中你鬼計，疑念還未消呢，你看他自我走後，常年祇有悲苦悔恨，誰能勾引得到他一點，你對他那一番癡心妄想，可曾用半隻眼睛，垂憐到你，我祇一半恨他心狠糊

塗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一半還是別有用意，不肯與他見面罷了，照說他當初越對我心狠，才越見他的情重呢，鰥居多年，相思一日，你連崔文和那樣沒骨氣的丈夫，都沒福保守，爲了滅口，忍心親手放冷箭，將他害死，這樣的情深愛重，文武全才，人品心術無一不佳的丈夫，再由畜生道中再轉過千百劫，也不配遇上的了，你以爲指使蕭元魏氏，兩個狗男女出頭，陰謀深密，不料事發，就發也可狡賴，那麼適才暗下毒手，想害我命，又當何說呢，說時，手中連緊了幾緊，腕秋痛楚難禁，全身受制，無法閃避，咬牙閉目，任人擺佈，歷數平生罪狀，末幾句話，直戳痛處，已是萬分難忍，又說他謀害歐陽霜，是想勾引蕭逸，重拾墜歡，誤傷崔文和，是由於成心滅口，謀殺親夫，都是有情理可說，有事實可證，別人問起，無詞可答的冤枉，平日那麼恃強性傲，一旦跌倒仇人手裡，那不奇羞極忿，無地自容，加上背上緊一陣慢一陣的酷刑難當，不由一陣急怒攻心，逆血上行，忍不住一聲慘哼，就此暈死過去，歐陽霜因他適才一暗算，勾起前仇，人雖氣死，餘忿猶未全消，方欲將他救醒，行法禁制，迫他服罪，當人眼裏出醜，忽聽空中有人喚道，此人雖然可惡，已然夠他消受，我適回山，師父命我趕來相助，適可而止，辦正事去吧，歐陽霜聞言，連忙應聲飛起，這時空中還

有一道光華閃動，兩下一同會合，往村外那一面，破空飛去，晃眼隱入密雲之中，不知去向，晚秋祇是一口悶氣閉住，放在地下，吃雪風一吹，不久悠悠醒轉，仇人業已不知何往，恍如做了一場噩夢，回手一摸，背上痛處，皮肉墳起了三四條，已然麻木，惟恐行跡敗露，不顧恨人，首先四外一看，那立處左側，是村中平地起的一座小峯，峯上有有三間小屋，上豐下銳，只峯背有一條鐵環梯，可供上下，原備村中有一長老，和蕭逸二人，觀星占驗之用，右邊是一方塘，塘水早成了堅冰，兩行又高又大的樹木，全被冰雪點綴成了瓊枝玉幹，銀花如疊，晨光欲吐中，看去甚是鮮明，地既幽僻，只積雪上面，淺淺的留下兩條擣印，依稀隱現，直到立處左近，爲峯頂崩墜下的冰雪所掩，好似夜來有人乘雪具打此經過，積雪凝寒，凍雀不喧，遙聽村人祭神，鞭爆之聲，比起夜來密些，峯前一帶，却是靜蕩蕩的，只有枝頭積雪，被爆竹聲響振動，不時下墜，冰雪相擊，碎音鏗然，宛如鳴玉，更沒一個人跡，二想那位長老，年高德劭，兒女成行，這般大雪，無星可觀，又當歲暮除夕，縱然他性情怪僻，也決不會一人到此，此外峯頂上，更無他人能到，如有也無見死不救之理，祇這場丟人的事不被人發現，還算是不幸中之大幸，心略一放，毒怨又生，想起仇人竟會生還，已然懊

喪欲死，再加上這場奇恥大辱，切膚之痛，不禁把滿口銀牙亂挫，顫聲切齒，惡狠狠罵道，該萬死的小賤人，我和你誓不兩立，縱令身敗名裂，也必拉你母子夫妻，全家同歸於盡，祇你敢留村中，或是常時回來，看望你那老少四個畜生，休想打我手內逃得命去，即便不再回來，也祇便宜你一個，罵完忽想起自己枉說狠話，可是年來林泉優遊，夫妻恩愛，就到蕭家，也不過陪了愛女，前往學武，偶然給他指點武功，本身早就拋荒，體力業已減退，蕭氏全家，連小的看去，都有了根抵，大人更不用說，昨晚仇人本領，竟比他丈夫還要厲害，奸謀已洩，人家必有防備，休說鬥他不過，近身都難，這仇是如何報法，有何好計，可以一網打淨，實想不出，邊想邊往前走，心氣一餒，重又轉念到仇人業已回家，即便所說不肯重圓舊好的話是真，難道前事，也隱而不言，蕭逸如知此事，豈肯干休，照他爲人，定要當衆聲討，自己身敗名裂不說，愛女縱不株連，也難在此立足，小小年紀，一朵鮮花也似的幼女，逃出村去，地棘天荆，前途茫茫，何堪設想，此時母女二人的吉凶成敗，尙自難料，怎能先想報仇的事，仇人創巨痛深，分明是在外面，苦練了多年武功，回來報仇，如非另有毒惡方法報復，也決不會已落他手，又這等便宜放掉，必想當着全村的人，明正己罪，借此向丈夫

洗去污名無疑，果然這樣，到不如認作冤孽，先尋自盡，愛女或者還有一點活路，想到這裏，不禁心中怦怦亂跳，思來想去，這等罪孽，出不了十天半月，定要身受，目前祇有萬分之一的指望，但求神天默佑，仇人懷恨丈夫，暫時竟未吐實，或者還有一點挽轉，想時正經蕭逸所居峯下，立定又想，醜媳婦難免不見公婆，遲早不免，何不先觀查一個分曉，以便相機行事，強把心神放穩，仔細尋思，決計當時冒險蒙羞，先見蕭逸，探個虛實，如真事犯，率性拚忍奇辱，用苦肉計，背了人痛哭自吐罪狀，歷述暗害仇人，實由以前相愛之深，痛致悔恨，他平日對自己本非無情，祇爲有個仇敵在前，瑜亮並生，遂致捨此取彼，若舊情總還猶在，事已致此，也說不得什麼天人捨臉了，想到這裏，不禁頭暈身顫，心都急成了麻木，一頓脚跟，硬着頭皮，賈勇而上，人當失意之際，任是多聰明人，也是荒疎錯失，舉措全乖，何況晚秋，喪變之餘，遭此意想不到的挫折慘敗，心頭無異插上數十百枝利箭，來時剛剛蘇醒，驚慌迷惘，沒有平日那麼心細，以爲照理峯頂，不會有人，既未查看那雪中搗印，過了那堆冰雪，還有沒有，何爲止點，見了蕭逸，又是三心二意，捨了先打主意，明見種種情形，有異尋常，仍然倒行逆施，妄想離間，沒把敵人心腸說軟，反使恨上加恨，毒上加

毒，終至一潰永古，不可收拾，自己身敗名裂，還連累愛女愛婿，出死入生，受盡磨折凶險，豈非聰明反被聰明所誤，蕭逸見他毫不悔禍乞憐，反以虛聲恫嚇，不禁怒從心起，喝止之後，說完了適才那一席話，晚秋終是性情剛傲，經此一來，益發無顏下台服低，當時愧恨交加，又羞又急，哇的一聲，噴出滿口鮮血，就此暈死過去，隔了好大一會，知覺漸復，昏沈中，覺着頭腦涔涔，天旋地轉，胸前彷彿壓着一塊千斤重的石頭，透氣不出，難受已極，耳旁隱聞嚶嚶啜泣之聲，勉強略穩心神，睜開倦眼一看，不知何時，身已回到家內，愛女瑤仙，同了蕭元長子蕭玉，雙雙守坐榻前，正在垂淚悲泣呢，猛的想起前事，不禁心慌，祇苦於說不出話來，瑤仙雖不知道乃母惡貫滿盈，自作自受，遭了報應，但是天亮前，聞得守墓人報信，不顧穿着素服，趕往蕭家，天亮後，蕭家便說乃母得了暴病，着人抬來，兩家至親至好，這樣重病，蕭逸並未親身護送，適才出門取水，明見他父子四人，同了兩個門人，由祠堂回轉，又是過門不入，未來存問，料定其中必有原故，比時晚秋牙關堅閉，面如灰土，通體冰涼，情勢危急萬分，正在焦愁，恰好蕭玉前來拜年，幫助他用蕭家着人帶來急救靈藥灌救，又按穴道，上下推拿，直到過午，人才漸漸回生，一見乃母，瞪着兩隻滿佈紅絲的淚

眼，愁眉緊皺，嘴皮連張，欲語不能發聲之狀，便料他想問來時情形，好在使女不在跟前，蕭玉父母，是乃母死黨，本人更是自己沒齒不二之臣，無庸避忌，便把適才蕭家抬回情景，依實說了，晚秋最怕的是蕭逸當着村衆，宣示罪狀，身死名辱，還要累及無辜的愛女，知覺一回復，首先關心到此，急得通體汗濕，神魂都顫，惟恐不幸料中，及聽瑤仙把話說完，才知蕭逸未爲己甚，看神氣不致向人張揚，當下一塊石頭落地，不由噙出一口血痰，跟着又噴出一口濁氣，心便輕鬆了一半，忙把倦眼閉上，調氣養息，瑤仙又忙着喂了幾口藥湯糖水，過有片刻，神智稍清，祇覺週身傷處奇痛徹骨，靜中迴憶前事，時而愧悔，時而痛恨，時而傷心，時而又天良微現，想起孽由自作，不能怨人，尤其蕭逸，居然肯於隱惡，越覺以前對他不過，似這樣天人交戰了一陣，猛想起大仇強敵，已然回村，聽他口氣，雖說不肯誅求，以後終日拿羞臉見人，這日子如何過法，想要報仇，又覺無此智力，加以事情敗露，黨羽凋殘，人已有了戒心，簡直無從下手，就此一死，又不甘願，思來想去，想到蕭玉人頗英俊，又苦戀着愛女，二人到是天生一雙佳偶，祇惜目前年紀俱輕，難成家業，莫如借着夫亡心傷之名，長齋杜門，忍恥偷生，挨上兩年，暗中與他母子三人，商量停妥，乘人不備，將村庫

中存來買貨的金沙銀兩，盜取一些偷偷逃出山去，再把村中情形，向外傳揚，勾引外寇，來此侵害，使全村都享不了這世外清福，豈不連仇也一齊報了，越想越對，料定魏氏也難在此存身，必聽自己擺佈，祇丈夫靈柩，無法運走，是椿恨事，他這裏已熄昏燈，又起迴光，瑤仙見母聞言以後，面上時悲時恨，陰晴不定，好生憂疑，和蕭玉二人，一同注定晚秋面上，各自耽心，連大氣也不敢出，正懸念間，忽見乃母口角間，微含猶笑，愁容立時渙散，面泛紅暈，已不似先前死氣沈沈，心方略寬，晚秋已呻吟着，低聲喚他近前，晚秋雖然不避蕭玉，當着本人提說親事，終是不便，剛附着愛女耳朵，斷斷續續，勉強說了受傷經過，還未落到本題上去，人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發聲不得，蕭玉忙端了杯開水過來，晚秋強作笑容，看了他一眼，瑤仙接水喂了兩口，晚秋見蕭玉，滿面戚容，守伺榻前，心中越發疼愛，無奈底下的話，更不能聽，打算略緩口氣，令瑤仙將他支走再說，瑤仙聽乃母連被蕭逸夫妻母子，羞辱打傷，咬牙切齒，心如刀割，又見乃母氣息僅屬，病勢甚危，話都接不上氣，還是說個不休，暗忖母親機智深沈，今日之事，雖說仇深恨重，也不致忙在這一時，就要把他說完，看此情形，好些反常，迥不似他平日爲人，口裏不說，心中格外加了憂急，方想攔

勸，有話等病體好了再說，目前還須保重爲是，忽聽雪中脚步之聲，至門而止，蒲蒲兩響，門帘啓處，闖進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一進屋便喘噓噓的，朝蕭玉急叫道，大伯娘瘋了，滿嘴亂說，雷二娘顯魂抓他，也不知那來的那麼大氣刀，清弟和我媽媽姊姊三個人，都攔他不住，如今驚動了不少人，大年初一早晨，你還不快些回去，祇管候在這裏則甚，說完，不等蕭玉回言，急匆匆拉了便走，晚秋見那來人，乃蕭玉緊鄰郝公然之子潛夫，也是一家隨隱的至親，公然爲人方正，素與三奸面和心違，祇郝妻爲人忠厚，與魏氏還略說得來些，聞知情知要糟，不由大吃一驚，想要囑付蕭玉，並向來人，打聽幾句，連忙強提着氣，急喊瑤仙，去將二人喚住，問兩句話再走，瑤仙知道乃母心中有病，一聽魏氏發狂亂說，也甚耽驚，不等乃母話完，便會意追出，蕭玉畢竟母子關心，方寸已亂，一出門就往前急跑，雖祇兩句話的功夫，已跑出四五丈路，潛夫因先跑了一段急路，反到落後了些，瑤仙見積雪太深，二人都是如飛急馳，恐追趕他不上，又自信蕭玉，素來聽話，可以一招卽回，忙站門前嬌喊道，玉哥哥，郝大哥，快些回來，少停再走，我媽有話問呢，蕭玉相隔較遠，心忙意亂，一味狂奔急縱，沒有聽清，竟未回顧，郝潛夫在後，却聽了個真，他原是蕭逸門下，從小聰明，最

得歐陽霜憐愛，和歐陽鴻，更是投機，村中不乏明眼之士，歐陽姊弟無故失蹤，郝父公然冷眼旁觀，首先起疑，私下聚集村中諸長老，一商量，知道昔日卦相，早就算出今日之事，歐陽霜祇是陰人陷害，還要去而復轉，目前仍以不問爲是，雖然沒再多事，父子二人，背人密議，總料定三奸，與此事有關，祇未出口罷了，當早祠堂團拜，從一位長老口中，得知了一點真相，回家便趕上魏氏忽發狂囈，大聲疾呼，自供罪狀，三奸陰謀，益發敗露，潛夫自然更恨三奸，不復齒於人類，祇不過和蕭清同門至好，出事時，再三哭喊哀求，請他跑這一趟，將乃兄追尋回去，情不可却，所以進門之時，祇對蕭玉說話，拉了就走，對晚秋母女二人，全未答理，行時正沒好氣，一聽瑤仙喊他二人留步，越加憤恨，高聲怒答道，幾條人命，都害在你媽手裏，莫非又要想方設計害人麼，對你媽去說，報應到了，快些自打主意吧，且喝且跑，一晃老遠。瑤仙從小性傲，不會受過人氣，情虛之際，聽到這般難聽的話，好似心頭着了一下重鎚，當時又羞又恨又怕又急，祇覺心跳臉熱，耳鳴眼花，惟恐被乃母聽去，不敢還言，連忙退了回來，蕭玉似聞潛夫向人大聲呼斥，回頭看時，瑤仙業已進內，見潛夫不住揮手促行，未暇多問，也不知瑤仙見他未回，已然遷怒，仍舊飛跑下去不提，晚秋

傷病沉重，耳聰未失，又在耽心此事，愛女一出，便側耳細聽，及見人未喚回，愛女面上神色有異，潛夫所說之言，雖未聽真，可是聲音暴厲，料定不是什麼中聽的話，忙問玉兒怎的不同，那小狗東西，跟你吼些什麼，瑤仙忍淚答道，玉哥哥業已跑遠，沒聽見，那狗東西說他媽都瘋了，我們還不容他走，這兩句話，雖非原詞，對於瑤仙，却已難堪之至，晚秋見愛女說到末句，聲音哽咽，眼睛亂轉，淚光瑩瑩欲流，好生的心疼，竟忘了日暮途窮，長夜已近，反而咬牙切齒憤怒道，該死的小狗東西，也敢欺人麼，乖孩子莫傷心，你媽左就不免身敗名裂，我已想開了，現在不犯着和他計較，爲你兩個乖兒，我從此決不生氣着急，祇好生保養，等身體復原，挨過兩年受氣日子，要不連老帶小，連男帶女，把這一村的狗東西，都害他們不得安生，我娘婆二家的姓，都倒起來寫，瑤仙見乃母已遭慘敗，大難將臨，尙還不知究竟裏，豪語自大，心越焦急，又想起適才當着蕭玉，話未說完，明知與己婚姻有關，有些害羞，無奈事情已急，乃母所行所爲，按着村規，萬無倖免之理，蕭逸縱肯容情，不爲舉發，魏氏一瘋，萬一盡吐真情，村中諸長老，平日雖不過問村事，遇上大事，却是一言九鼎，歐陽姊弟，和雷二娘，均得人心，歐陽霜尤其是身應卜吉，全村愛戴之人，失蹤以後，

常聽傳言，諸長老早有靈卦，斷其必歸，且爲全村之福，可知非常重視，一旦事洩，得知三人，俱受乃母之害，大禍立至，如村中長老和全村公判，不是活埋，便是縊死，禍變俄頃，凶多吉少，此時把話問明，就將來爲母報仇，也有一個打算，想到這裏，心如刀割。撲簌簌淚流不止，晚秋瞥見愛女，又在傷心落淚，忙把他喚至枕前，抱頭撫問，何故悲泣，瑤仙乘機請問，適才未盡之言，晚秋把前言才一說完，猛的想起適才魏氏瘋狂鬼迷之事，此時不知如何的了局，祇顧寬慰愛女，一打岔，竟自忘却，因話及話，忽然想到，自覺此是天奪其魄，絕大破綻，不由急出了冷汗，早知如此，還不如當晚暗算蕭元時，乘機暗點重穴，連他一起害死，滅口爲是，祇說他胆小口緊，不會洩露，萬想不到會失心狂易，留此禍根，晚秋祇想到這眼前的事，後悔失着，却不料自己早把馬脚，顯露在要緊人的眼裏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轉眼就要發作了，瑤仙見乃母正說得頭頭是道，忽然沉吟不語，面有憂色，知他又在就憂前事，心想如果事洩，全村轟動，不等郝潛夫到此，村人問罪之師，必已早到，二人去了這一會，尙無噩耗，也許新年大雪，路少人行，魏氏說瘋話時，祇郝家相隔最近，被聽了去，所以潛夫出語傷人，後來便被蕭清，和郝氏母妹拉進，並未洩在外面，郝公然雖也算

長老之一，終是外姓，平日不肯多事，父子二人，都愛蕭清，如要舉發，蕭氏兄弟，豈有苦苦哀求之理，他人見他狂易，兩小無辜，人心是肉做的，顧生不顧死，況且事不干己，一可憐，也就解了，越想越以爲不是沒有轉機，爲寬母憂，便祇瞞起潛夫所說一節，把所料情形，一層層說了，晚秋也覺愛女之言有理，喚了口氣說道，但願如此，我此時死活未在上，祇盼捱兩年的命，看你兩個成立，乘機把仇一報，依我心志，休說生遭慘死，便是死後，墮入十八層地獄裏，也甘心了，瑤仙人極總明，雖然頗有母風，但他年齒尚幼，天良未喪，對乃母所行所爲，本來不以爲然，祇不過是己生身之母，天性所關，不能不隨同敵愾罷了，一聽乃母害人之心，始終未滅，祇求蓄怨一逞，不特死而無怨，連墮地獄，受諸苦難，皆所心甘，看蕭元夫婦，想繼遭了報應，料知無有善果，聞言甚是刺耳驚心，想要諫勸幾句，又想他正受傷病重，心情忿激，不便拂逆，欲言又止，心中還在求告神佛默佑，願代母親受過，忽又聽有人踏雪，到了門前，却沒先前郝潛夫來得匆遽，想要出視，便聽使女降雪，在和來人答話，瑤仙的頭，被晚秋抱住，又不敢過露驚惶之狀，方自疑慮，來人已走，心方微定，絳雪已持着一封素信，進來，這封信如果落在瑤仙手裏，晚秋還可苟免一時，也

是合該數盡，那降雪昨晚熬了一個整夜，天明主母忽然抬歸，略爲服伺蕭玉到來，瑤仙便支他去睡，一覺醒來，惦念主母，跑出便遇送信之人，睡眼朦朧，也沒看看小主人的神色脚才進屋，便說這是四老太爺的信，說要本人親拆，不用回信，晚秋在床上，聽了個畢真，忙命拿過，瑤仙反身坐起，想使眼色攔阻，已自無及，絳雪人頗機靈，看出情形不好，知道說得太慌，剛一停頓，晚秋連催快拿我看，瑤仙知隱不住，用手按過說道，媽累不得，我念媽聽吧，那四老太爺，雙名澤長，別號頑叟，乃全村輩分最尊，年高德助的一位長老，此人雖不說學究天人，却也博學多能，無書不讀，尤精卜筮之學，選推蕭逸做村主，娶歐陽霜，均是此老主持，全村老小，對他無不尊崇禮敬，可是他從不輕易問事，祇是選那村中山水勝地，結了幾處竹樓茅舍，依着時令所宜，屏退家人，體會星相，窮研數理，除村中諸長老外，僅蕭逸一人，最是期愛，常令陪侍從習，餘人連他自己子孫，在他用功之時也祇能望樓拜候起居，輕易見他不着，武功更是絕倫，八十多歲高年，竟能捷同猿鳥，縱躍如飛，內家氣功，已到爐火純青地步，大年初一，好端端與孫曾輩晚親，親筆寫封信來，直是從來未見未聞之事，情知事關重大，那得不心驚肉跳，母女二人，俱料絕非佳朕，瑤仙答完母話，忙即拆信